

青年精读书系

# 黄一龙

阅世美文

黄一龙

广东

出版社

黄一龙



青

阅

年



精

世

读

书

美

系



文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一龙阅世美文/黄一龙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9  
(青年精读书系)

ISBN 7-218-03131-5

I .①黄…②青…

II ; 黄…

III . 散文-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      |                          |
|------|--------------------------|
| 书 名  | 黄一龙阅世美文                  |
| 作 者  | 黄一龙                      |
| 责任编辑 | 何燕屏                      |
| 封面设计 | 张力平 张竹媛                  |
| 责任技编 | 孔洁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经 销  | 广东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
| 印 张  | 13.25 印张 插页 1 页          |
| 字 数  | 280 千字                   |
| 版 次  |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218-03131-5/I·374 |
| 定 价  | 25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自序

我的这本小书叫“阅世美文”，是责任编辑何燕屏女士告诉我，这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拟定的。“美文”是这套丛书的通名，所以尽管我这一本的文字在任何意义上都说不上“美”，也只能从众；而“阅世”则是惟一的一条线索，可以把这些说东道西说长道短的文字串在一起，真有点儿像一部“著作”了。这书名取得也还贴切。

说来惭愧，我活在世上已经六十六年，六十六年间享受“世”的阳光雨露雪月风花粮食衣服房屋舟车种种供给，而对它的回报，不过是傻乎乎地对它瞧着，“阅”而已。夫人生一世，不该只是“阅世”，而且应该“济世”，为它做点事情，把它推向前进，这样人类才有进步，“进化论”也者才有着落。一个人如果毫无作为只有“阅为”，看来并不值得夸耀。语云“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阅世只可解释世界，而改变世界才能济世。其实远远不

仅是哲学家，一切人都面临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任务。可是这两项任务的轻重是极不相当的，前者畸轻而后者畸重。一个人从哇哇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在自觉地履行那第一项任务，睁开眼睛四处阅世，“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一直解释六十六年或者八十八年，只要不得老年痴呆症，能活多久他就阅多久解释多久。而改变世界呢，情形就要复杂得多。“改变”不仅费气力，不像那邪教说的“意念”一下就成了；而且还要讲究用力的方向，因为改变世界的意义在于使它进步，而“进步”只有一个方向，其他方向都算“转向”。向进步方向使力的属于济世者，而晕头转向的，尽管用尽平生心力，轻的可谓混世，重者就是乱世了。比起“阅世”来，影响大不一样。

进而言之，历史地看来，真正实现“改变世界”的事业，总是群体的功绩。所谓世界潮流滚滚向前，“潮流”就是群体，群众，人民。单个的个人，即使是千年一见的大豪杰，最多也只能改变它的“面貌”，而且还有一个顺应还是抵抗这个潮流的问题，可成于前一选择而必败于后一选择。比较起来。“解释世界”的任务，倒好像是分散发给每个个人的。每个人都长着两只眼睛一个脑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不仅让这些眼睛脑袋互相认识，而且还依靠它们认识大自然自己。于是所有的眼睛都有“阅世”的任务而所有的脑袋都有权力根据自己之所阅“解释世界”。不同的眼睛和不同的脑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思考世界解释世界，使婉约多姿绚丽多彩的世界被发现被研究得到表述融入记忆，这其实也是不可或缺的事业。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把“解释世界”之责从大众那里收走以便实现“精神集中意志集中”的雄图，结果都很不好，既

不能正确地解释世界，也无助于有效地改变世界。毛主席曾经引述过“三个臭皮匠，当个诸葛亮”的谚语，他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从个人特别是从并非英雄豪杰的凡夫俗子来说，“改变世界”的事可能出力甚少，只要不是“逆潮流而动”就行。而“解释世界”呢，就该责无旁贷，就“阅世”之所得，说出自己的见解来。作者自然属于这一类人，所以能够交本“阅世”的卷子，虽然远不值得夸耀，但也安心了。

黄一龙

1999年7月于成都



# 目 录

## 第一辑 雾里怀人

|                    |    |
|--------------------|----|
| 还笔和缴笔·····         | 3  |
| 杜工部的草房和陶行知的学堂····· | 6  |
| 郭巨先生久违了 ·····      | 10 |
| 范进这根毛 ·····        | 13 |
| “反面教员”古今谈·····     | 16 |
| “政治”曾经很难懂·····     | 20 |
| 雷锋炒不炒股票 ·····      | 26 |
| 两位学者的遗书 ·····      | 30 |
| 怎样打败吴祖光 ·····      | 34 |
| 以张鸣歧为题考你 ·····     | 38 |
| 她笑什么 ·····         | 41 |



|                   |    |
|-------------------|----|
| 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她 .....  | 44 |
| 中国校长和日本老板 .....   | 46 |
| 有学问的傻子 .....      | 48 |
| 背后来箭不胜防 .....     | 50 |
| 且说王宝森的“小气候” ..... | 53 |
| 不可浪费陈希同 .....     | 56 |
| 鹿马之辨二则 .....      | 60 |
| 梦话连篇 .....        | 64 |

## 第二辑 循踪辨事

|                     |     |
|---------------------|-----|
| 谁是开国皇帝的爸爸 .....     | 73  |
| 英雄的事业和百姓的活路 .....   | 77  |
| 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 .....     | 81  |
| 第三只眼睛看“三国” .....    | 84  |
| “祖师西来”以后的命运 .....   | 88  |
| 白盔白甲闹革命 .....       | 94  |
| 原谅和遗忘 .....         | 97  |
| 小环境里的“出版自由” .....   | 101 |
| 无知的威风不可长 .....      | 105 |
| “和尚动得”效应 .....      | 108 |
| “秘密报告”随想 .....      | 112 |
| 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 | 115 |



|                   |     |
|-------------------|-----|
| 集体无道德·····        | 122 |
| 祝君永不脸红·····       | 127 |
| 庐山上的哲学问题·····     | 133 |
| 趣味逻辑·····         | 137 |
| 当代笑林·····         | 139 |
| 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144 |
| 天真的老外·····        | 148 |
| 大锅饭养谁·····        | 152 |
| 负责同志失踪之谜·····     | 155 |
| 形势教育三题·····       | 158 |
| 儿童节后的思考·····      | 161 |
| 忧“创收”·····        | 163 |
| 希望断想录·····        | 166 |
| 翻船的启示·····        | 170 |
| 想起了狗洞·····        | 173 |
| 捎个信儿给伯乐·····      | 176 |
| “批”不上大地主·····     | 179 |
| 招牌问题·····         | 182 |
| “XY时代”·····       | 185 |
| “贿选”透露的消息·····    | 188 |
| “透明度”和“透明向”·····  | 191 |
| 脏款的会计学·····       | 194 |
| 靠贫吃贫·····         | 200 |



|                        |     |
|------------------------|-----|
| 怎样回答总书记·····           | 203 |
| 官心和民心·····             | 206 |
| 对讲政治的“样板戏”讲政治·····     | 212 |
| 只有一个中共·····            | 215 |
| 流氓无产者和流氓有产者和流氓有权者····· | 219 |
| 最后的贵族以后的贵族·····        | 222 |
| 打苍蝇·打老虎·打死老虎·····      | 226 |
| 虎丘山庄姓什么·····           | 230 |
| 傻认真·····               | 233 |
| 爷卖崽田·····              | 236 |
| 贪官优先下岗议·····           | 239 |
| 看不见的“有关·····”·····     | 242 |
| 动手综合症·····             | 245 |

### 第三辑 摘句审言

|               |     |
|---------------|-----|
|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 251 |
| “万岁”情结·····   | 254 |
| 马识伯乐以后·····   | 258 |
| 我是谁·····      | 261 |
| 做菜·做诗·治国····· | 265 |
| “知彼”也要紧·····  | 268 |
| 论“划界限”·····   | 271 |



|                       |     |
|-----------------------|-----|
| 欢迎“事后诸葛亮” .....       | 274 |
| 言情和爱国 .....           | 277 |
| 梦里的爱国主义和清醒的爱国主义 ..... | 281 |
| 榜样的力量是有穷的 .....       | 284 |
| 回首 .....              | 287 |
| 也说“让人讲话” .....        | 291 |
| 扫屋人语 .....            | 294 |
| 论“正确的崇拜” .....        | 298 |
| 仆人的无赖和主人的无奈 .....     | 300 |
| 素质的怪圈 .....           | 305 |
| 论“自律意识不强” .....       | 309 |
| “管好”什么? .....         | 311 |
| 慎用“非抓不可” .....        | 314 |
| 严肃和处理 .....           | 317 |
| “少数”的威力 .....         | 320 |
| 谁不相信谁的眼泪 .....        | 323 |
| 工作的有益和无益 .....        | 325 |

## 第四辑 门外议学

|                 |     |
|-----------------|-----|
| 古为今用新法举隅 .....  | 329 |
| 长官意志和历史 .....   | 332 |
| 记忆危机和史学危机 ..... | 335 |



|                   |     |
|-------------------|-----|
| 腐朽与神奇 .....       | 338 |
| 寻找刘慧芳 .....       | 340 |
| 清明怀古 .....        | 343 |
| “儒商”三品 .....      | 346 |
| “新权威主义”失灵 .....   | 349 |
| 奇怪的信心和奇怪的其他 ..... | 352 |
| 八股文、黑体字和逻辑 .....  | 359 |
| 关于“党内斗争史” .....   | 363 |
| 杂文三题 .....        | 368 |

## 第五辑 亲口吃梨

|                 |     |
|-----------------|-----|
| 1941：那双眼睛 ..... | 375 |
| 渴望考验和渴望常识 ..... | 379 |
| 牛棚是个大学校 .....   | 385 |
| 我想出国 .....      | 406 |
| “不设防居”记 .....   | 409 |

第一輯

霧里懷人





## 还笔和缴笔

江淹这个人，算个历史名人了。他的若干文章辞赋，传颂至今。不过传得更广的，却是他那个有名的梦。此人活了 61 岁，作品大多成于 40 岁以前。大约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死去 100 多年的郭璞找他，说我有支笔在你那里多少年了，现在该还了。他一摸口袋，果然有支“五色笔”，便把它还了。自此以后，再也写不出好文章。这就是“江郎才尽”的故事。

江淹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南北朝时代，爷爷和父亲虽然当过县长，可惜死早了，这位 13 岁的干部子弟不得不砍柴养家，生活够坎坷的。青年时代当军阀的幕僚，算是端公家的饭碗了。不过“幕僚”这类职业，相当于“清客”，多帮闲少帮忙，有相当的自由度，所以能够感受时代的刺激，调动生活的积累，从容地写他的诗文词赋。大约因为太自由，为人所嫉，诬他受贿，蹲过监狱。不知是否此事使他受了触动，出狱以后，就往仕途上蹦。其间为了劝谏上级不要兴兵作乱，又



受过一次贬斥，这年他 30 岁。现在我们看到的他的诗文词赋，大多写作于此时前后。以后他时来运转，历任宋、齐、梁三朝高官，他的做梦丢笔，大约就在此时。

不当官或当小官或当官而遭贬，文章就可以写得好；当了官或当大官就把“五色笔”丢了，就“才尽”了。这种情形，好像与做梦无关，而是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从来论者多以“文王拘”、“仲尼厄”等等例子，说明个人遭遇和文章成就的反函数关系，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我看更深的原因是文人自己和专制政权的亲和度，你越和它亲和，你的头脑就越归御用。被“御用”当然也是一种殊荣，多数人没有资格；可是也得因此舍弃一些东西。嫔妃是御用老婆，可是得舍弃家庭和爱情；太监是御用仆人，可是得“去势”，不男不女一辈子。文人们呢，舍弃的是自己的脑袋——或是无形的思想，或是有形的头颅。留头弃思想，留思想弃头；几乎所有与皇权有高度亲和关系的中国文人，大概可分成这样两类。江淹想是属于第一类，其上缴“五色笔”也，必矣。看他年轻时一再反对军阀拥兵分裂，到当了高官，两次遇到权臣当国改朝换代，他都一声不吭，而且官儿越做越大，就是证明。

不过我倒相信江淹的梦并非信口胡诌；事实上很可能确有其梦。这里的关键是那个收笔的人。他的诗，有的曾被误为陶渊明作，赋也有刻意模仿屈原者；可是收笔的人都不是他们，而是郭璞。郭璞这个人的经历，和他的青年时代十分相似，“辞赋为中兴（指东晋）之冠”，而且还会算命。他的所谓算命，其实是他运用对于时势的精辟分析，提出和事物发展方向吻合的预测。就是这个预测，送了他的命。他劝谏大将军王敦



不要起兵作乱，不然会如何如何，说得头头是道。那王敦也懂幽默，反问道：“卿寿几何？”要他算自己的命。他报以最后的幽默，说：“命尽今日。”果然当天就给杀掉了。郭璞的进谏，很难不使江淹想到自己的“少作”，不管后来是以为郭璞比他少了点聪明还是自己比郭璞少了点崇高，总之潜意识里该有郭璞的位置。把笔还给郭璞，总比把它缴给皇上好听，也使良心有所安顿。所以他就做梦，做的是个“想梦”：日有所想，夜有所梦也。

这里说的是文人和封建专制政权的关系。其实即使是革命政权，它也自有运行的规则和逻辑，它们无须也不能等同于文章之道。所以比江淹更有才气的文士，一旦成了革命政府的成员，也难保两种身份相处得十分融洽。对于这种情况，好像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政策如何如何去解释；“五色笔”或缴或还，横直保不住。当然，这和江淹的环境大不相同，作文和做官都是革命，鱼与熊掌都是好东西，任择其一可矣。至于对于具体的个人，各人对此的反应可能不同。高高兴兴地和笔或笔之“五色”告别者有之；不高兴的呢，大都无可奈何，“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

1998年5月